

甲 乙 经

(三)

黄 宗 助

福 建 省 针 灸 班

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

PDG

针灸甲乙经卷之五

针灸禁忌第一上

本篇主要论述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，进而指出在治疗疾病时，应根据不同时节和不同病类，确定针刺的深浅、禁忌。

黄帝问曰：四时之气，各不同形，百病之起，皆有所生，灸刺之道，何者为宝？岐伯对曰：四时之气，各有所在，灸刺之道，气穴为宝。

〔语译〕黄帝说：由于四季的气候变化，各不相同，人的各种疾病的起始，也离不开受季节气候的影响而发生的，在运用针灸治疗的时候，什么是取治的标准呢？岐伯回答说：四季的气候影响到人体的时候，各有它一定的发病部位，针灸治疗的法则，也应当根据不同气候和发病时令有关的穴位来决定的。

故春刺络脉诸荣大经分肉之间，甚者，深取之；间者，浅取之。

〔语译〕所以在春天针刺，适宜于取用络脉诸荣穴经络的分肉间，病比较严重的，用深刺的方法；病较轻的，用浅刺的方法。

素问曰：春刺散俞，及与分理血出而止。

〔注〕散俞：新校正：“按四时刺逆从论云：春气在经脉，此散俞即经脉之俞也，又本经云：春取络脉分肉。

〔语译〕由于人气与天地之气皆随顺阴阳之升降，所以春天的刺法，应刺经脉俞穴，及于分肉腠理，使文出血而止。

又曰：春者木始治，肝气始生，肝气急，其风疾，经脉常深，其气少，不能深入，故取络脉分肉之间。

〔语译〕岐伯说：春天是木气开始主运的时期（即当令），在人则肝应之，肝脉相应而生气萌动，肝气的性急很急，其变动如风一样的迅速。由于人的经气在冬季是深居内部，发于外的经气尚少，而风气刚发生，其气尚少，不能深入经脉，所以只要浅取络脉分肉之间。

九卷云：春刺荣者，正同于义，为是。

〔语译〕灵枢云：春天气候温和，少阳当令，气血在人体内在的阳气，将达体表，所以取诸荣穴以助血流。此道理具一揆的。

又曰：春取络脉治皮肤。又曰：春取经与脉分肉之间，二者义亦畧同。

〔语译〕又说：春邪未深入其邪气在表，故取络脉浅刺以治皮肤之病。又说：春天取大经与络脉的分肉之间，二者的意义亦颇相同。

又曰：春气在经脉，夏取诸俞，孙络，肌肉，皮肤之上。

又曰春刺俞。二者正同于义为是。

〔语译〕看春气在经脉，在夏天针刺的时候，^且取十二经的俞穴，孙络以及浮现在肌肉皮肤上凸的浅表穴位。又说：春刺

俞穴。二者的道理正是一样的。

长夏刺经，又曰：取盛经络，取分间绝皮肤。又曰：夏取分腠，治肌肉，义亦畧同。

〔语译〕长夏是阴历六月要刺经穴，又说：夏天针刺者取用盛经（阳经）在皮肤分腠间的孙络，以及通过皮肤的浅刺法。又说：夏天取分肉腠理之间，以治肌肉的病，其意义颇有相同的地方。

素问曰：夏刺络俞，见血而止。

〔语译〕素问说：夏天的刺法，应刺络脉的俞穴，使其出血而止。

又曰：夏者，火始治，心气始长，脉瘦气弱，阳气流（一作治）溢，血温于腠，内至于经。故取盛经分腠绝皮肤而病去者，邪居浅也。所谓盛经者，阳脉也。义亦畧同。

（注）1. 脉瘦气弱：马衡：“脉气始长，抗脉尚瘦，其气尚弱。因为心气始长，所以脉气未盛”。这是以脉瘦气弱未形容未盛，而不是衰弱的样子。

2. 绝肤：“灵枢，官针篇”有“先浅刺绝肤以泄阳邪，……以益深，绝肤致肌肉”等句，可见绝肤是透过。绝肤，就是说针刺只要透过皮肤，不宜过深。

〔语译〕歧伯说：夏天是火气开始主治的时期（是火当令），在人则心气应之，此时火气初发心气尚微，心主脉，所以此时人的脉气比较弱，在火气逐渐旺盛以后，人体内的阳气随之逐渐旺盛流溢于全身，血气温暖于分肉腠理之间，从而使阳气内

至于经。所以应取盛经和分经，针刺不要过深，只要通过皮肤，病邪外泄，这是因为病邪居于浅表的关系。所谓盛经，就是阳脉。（亦指皮肤分肉之间的络脉说的）此意义亦颇相同。

又曰：夏气在孙络，长夏气在肌肉，秋刺诸合，余如春法。

〔语译〕又说：夏天之气在孙络，长夏之气在肌肉，秋天人体阳气开始收敛，但阳气入内未深，所以要刺诸合穴，以纳其气。其他都和春刺的方法一样。

秋取经俞，邪气在府，取之于合。

〔语译〕秋季阴湿初盛，邪气侵袭人体，应取经俞以泻阴邪。如果邪气入府，腑为阳，要取阳经的合穴，以泻阴邪。

素问曰：秋刺皮肤，循理上下同法。又曰：秋者，金始治，肺将收气，金将胜火，阳气在合，阴初胜，湿气反体，阴气未盛，未能深入，故取俞以泻阴邪，取合以虚阳邪，阳气始衰，故取于合。是谓始秋之治变也。

〔注〕1. 经俞：张景岳：“诸经之经穴俞穴也。俞立夏，经应长夏，皆阳分之穴。”

2. 金将胜火。同前：“金气旺，火欲胜火，正以金旺火衰故也”。因秋季是金旺火衰的时节，所以说：“金将胜火”。

3. 湿气反体：初秋是湿土主气，这时自然界的湿气，亦将侵袭人体。

〔语译〕素问说：秋天的刺法在刺皮肤，顺着肌肉之分理而刺，不论上下或下下，同样用这个方法。又说：秋天是金气开始主运的时候（金当令），因为秋气肃杀收引万物，在人体则肺气应之，此时火气渐衰金气渐盛，人的阳气开始内收而于合，

阳气开始旺盛，但由于初盛，尚未达到全盛阶段。因而天的阴湿之邪虽已侵犯人体，但却不能深入，此时用针刺其俞穴以泻湿，刺其合穴以泻随阳内入之邪，所以然者，因此时阳气初衰而入于合，所以应刺其合。这是秋天开始主治病变的时期。

又曰：秋气在肤腠理者是也。九卷又曰：秋取气口，治筋脉，于义不同。

〔语译〕又说：秋天之气在皮肤腠理之间。九卷又说，秋天取气口（寸口）经渠穴，以治筋脉，于义义不相同。

冬取井诸俞之分，散深而泻之。又曰：冬取井荣。

〔语译〕在冬天针刺时，宜于取用十二经的井穴，以及各经的俞穴，但要深刺到筋骨之间，并要久留针，以纳温散寒。又说：冬令阳气旺盛，阳气衰弱，取井穴以抑制阴邪之有余，取荣穴以充实阳气之不足。

素问曰：冬取俞窅，及于分理，甚者直下，间者散下。俞窅与诸俞之分，义亦畧同。

〔注〕1. 刺俞窅及于分理：张景岳：“九穴之深者曰窅。冬气在骨髓中，故当深取俞窅于分理间也。”张志聪：“分理者，分肉之腠理，乃筋骨之会。筋骨属骨，而不连于皮肤。故以春刺分理者，外连皮肤之腠理也；冬刺俞窅及于分理者，直筋骨之腠理也。”

2. 直下、散下：王冰：“直下谓直尔下之，故下谓散布下之。”张景岳：“散下，谓或在左右上下散布其针，而稍宜缓也。”

〔语译〕素问说：“冬天的刺法应深取俞窅于分理之间，病重的可直刺深入，较轻的，可或左右上下散布其针，而稍宜缓下。

孔穴之深者为俞路，各经的俞穴为诸俞，这些分别意义略同。

又曰：冬者水始涸，肾方闭，阳气衰少，阴气坚盛，巨阳伏沉，阳脉乃去，取井以下阴逆，取荣以通气。（一云以宣阳气）。

（注）巨阳伏沉：“巨阳”即太阳经，与肾为表里，冬令阴气盛，阳气衰，所以其脉亦沉伏。

（语译）又说：“冬天是水气开始主涸的时期（水当令），在人体以肾气应之，由于冬天是主闭藏的，所以人体外表的阳气已经潜藏于里，而阴寒之气却充盛于人的外表。太阳之气即潜藏沉伏于里，其阳脉也随而潜伏于内，所以此时应刺荣穴以充实沉伏的阳气。刺井穴以降上逆的阳气。

又曰：冬取井荣，春不飧泄，是谓冬冬之治变也。

（语译）因为冬天闭藏，是为春天的生气储备力量，所以冬天刺井荣穴以助太阳少阴之气，以备春天阳气外出时候，能够卫固于表，不使风邪伤肤腠络脉。因此说：冬取井荣，春天就不能患飧泄和鼻出血的疾病。这就是冬冬治病变的道理。

又曰：冬气在骨髓。又曰：冬刺井，病在取之井。二者，正同于义为是。

（语译）又说：冬天之气在骨髓。又说：冬天刺井穴，病在取之井穴。二者意义正是相同。

又曰：冬取经俞治骨髓五脏，五脏则同经俞有疑。

〔语译〕又说，冬天取经穴和俞穴以治骨髓五脏之病，但五脏之病则同是经穴和俞穴有存疑。

春刺夏分，脉乱气微，入淫骨髓，病不得愈，令人不嗜食，又且少气。

〔语译〕如果春天误刺了夏天的下位（心和小肠）心主脉，误刺则心气伤，可使脉乱而气微弱，邪气反而深入，浸淫于骨髓之间，病就很难治愈，心火微弱，火不出土，又使人不思饮食，而且少气了。

春刺秋分，筋挛逆气，环为欬嗽，病不愈，令人时惊，又且笑（一作哭）。

〔语译〕春天如果误刺了秋天应刺的下位，则肺受伤，肺伤则肝失去了约束而肝盛，过盛则病，肝主筋，故筋挛而气上逆，气逆于肺则为咳嗽，如此，则所治之病不能愈，肝主惊，肺主哭，肝肺同病，所以有时令人惊而且哭。

春刺冬分，邪气着芒，令人腹胀，病不愈，又且欬言语。

〔语译〕春天若误刺了冬天应刺的下位，则肾气受伤，邪气便留着于内芒，使人腹胀，其病不但不能愈，肝气日伤，而且使人多欬言语。

夏刺春分，病不愈，令人解墜；夏刺秋分，病不愈，令人心中间，无音，惕上如人将捕之；夏刺冬分，病不愈，令人少气，时欬怒。

(注) 1. 解盛：同懈惰。

2. 无音：吴昆：“肺主声，刺秋分，而伤肺，故无音”。

3. 惕息：惊恐貌。吴昆：“恐为肾志，肺金受伤，肾失其司，虚而自恐也”。

4. 少气，时欬怒：张景岳：“夏伤其肾，则精虚不能化气，故令人少气；水亏则木失所养，而肝气益强，故欬怒也”。

〔语译〕夏天若误刺了春天应刺的下位，病不能愈，而肝气受伤。肝主筋，肝伤则筋无力而懈惰；夏天若误刺了秋天应刺的下位，病不能愈，反使人肺气受伤，心中烦闷，不欲言语，肺金受伤，肾失其司，故虚而自恐，惕息然恐惧，如有人将捕的样子；夏天若误刺了冬天应刺的下位，则肾气受伤，病就不能愈。肾为生气之源，肾气伤故少气；肾伤水亏，水不涵木而时时要发怒。

秋刺春分，病不愈，令人惕然，欲有所为，起而忘之；秋刺夏分，病不愈，令人益嗜卧，又且善梦，谓立秋之后；秋刺冬分，病不愈，令人凄然时寒。

〔语译〕秋天若误刺了春天应刺的下位，则肝气受伤，病就不能愈。肝主惊，故令人惕然如惊；肝伤则心失所养（木不生火），心气不足，故想要做一件事，而立刻又忘了。秋天若误刺了夏天应刺的下位，则心气受伤，病就不能愈。心气虚则神倦，故使人好睡，心虚则神不安使人多梦。其在立秋以后。秋天若误刺了冬天应刺的下位，则肾气受伤，病就不能愈。肾中的元阳（肾是水火之脏，故有元阴和元阳二者）亏损，则令人凄然而怕冷。

冬刺春分，病不愈，令人欬卧不能眠，眠而有见，谓十二

月中旬以前；冬刺夏分，病不愈，令人气上，发为诸痹；冬刺秋分，病不愈，令人吾渴。

（注）既而有见：张景岳：“肝主魂，肝气受伤，则神魂散乱，故令人欲卧不能眠，谓怪并等物也”。

〔语译〕冬天若误刺了春天应刺的下位，则肝气受伤，病就不能愈。肝主魂，肝气伤则不能主魂，故令人欲卧而不能安眠，虽眠而多幻见。是在十二月十旬以前。冬天若误刺了夏天应刺的下位，则心气受伤，病就不能愈。心主血脉，心气伤则血流滞涩而发为各种痛和麻木不仁的病。冬天若误刺了秋天应刺的下位，则肺气受伤，病就不能愈。肺主气，气升则津液能够上润，肺伤则津液不能上润，故使人涕唾干燥。

按：这一节叙述了违反治疗法则，如春刺夏分，夏刺春分等，不应刺而刺之，非但原来的病没有治愈，反使病势更加深入或恶化了。所以治病必须及于病所，不可太过或不及，恰如分际，是临床上最宜注意的事。

足之阳者，阴中之少阳也；足之阴者，阴中之太阴也；手之阳者，阳中之太阳也；手之阴者，阳中之少阴也。

〔语译〕在十二经脉中，由于在下的两足都属于阴，阴极则阳生，所以两足的阳经，阴中之少阳，两足的阴经，是阴中之太阴。由于在上的两手都属于阳，阳极则阴生，所以两手的阳经，是阳中之太阳，两手的阴经，是阳中之少阴。

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人气在左，无刺左足之阳；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人气在右，无刺右足之阳；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人

气在右，无刺右足之阳；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人气在左，无刺左足之阴。

(注) 人气：是指人体的正气而言。冬春两季，人气在左，夏秋两季，人气在右，因此，在冬春不刺左足之经，夏秋不刺右足之经，而还须不刺与月运相配合的经脉，这样，就不会伤正气。例如，正月不宜刺左足的少阳经，二月不宜刺左足的太阳经，三月不宜刺左足的阳明经，余类推。

〔语译〕阳气自左而右，在春季的正、二、三，三个月中，因人气分别在左足的少阳、太阳、阳明，所以不宜针刺左足的三阳经。夏季的四、五、六，三个月中，因人气分别在右足的阳明、太阳、少阳，所以不宜针刺右足的三阳经。阳气自右而左，在秋季的七、八、九，三个月中，因人气分别在右足的少阴、太阴、厥阴，所以不宜针刺右足的三阴经。冬季的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三个月中，因人气分别在左足的厥阴、太阴、少阴，所以不宜针刺左足的三阴经。

刺法曰：无刺熇^①之热，无刺漉^②之汗，无刺渾^③之脉，无刺病与脉相逆者。

(注) 熇^①之热：熇音浩，是热势炽盛的意思。热盛之证。

②、漉^②之汗：漉，水流貌。漉^②之汗，是形容大汗不止的现象。汗多如洗。

③、渾^③之脉：是脉象混乱的意思。杨上善说：“渾^③，法乱也。凡候脉：法乱者，莫知所病，故不可刺也”。其脉乱不清的意思。

〔语译〕刺法上说：热势炽盛时不可刺，大汗不止时不可刺，脉象混乱模糊不清时不可刺，脉象与病性不符的也不可刺。

上工刺其未生者也，其次刺其未成者也，其次刺其已衰者

也。下工刺其方衰者，与其形之盛者，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。故曰：方其盛也，勿敢毁伤，刺其已衰。事必大昌。故曰：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。

〔语译〕高明的医生，原则上能掌握三个步骤：在病未发作，刺治还没有显露的病症；其次是病虽发作，但邪气尚衰，刺其邪气未亢盛的病症；再次在邪气已衰正气欲复的时候刺之。技术低劣的医生，却在邪气正旺，病势方盛，或脉症相逆的时候刺之，这就贻误病机了。所以说：当邪气盛极的时候，不可攻邪，如果逆其锐气而刺之，就会损伤正气，加重病势；在邪气衰退正气将要恢复的时候刺之，就容易奏效。特别要先期治疗，收效更佳。所以说：高明的医生，是在未病之前先行防治的，並不是在已发现病症的时候，才去治疗。所以说：“上工治未病，不治已病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大寒无刺，大温无刺，月生无泻，月满无补，月郭空无治。

〔注〕月郭：郭是乾的总名。

〔语译〕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不要针刺，天气温和的时候不要怀疑；新月初生的时候不要用泻法，月轮郭正圆的时候不要用补法，月亮黑无光的时候不要针刺。

按：古人认为月初生人体血气开始流利，卫气开始顺行，若使泻法会使内脉虚；月正圆人体血气充实，肌肉坚强，若用补法使血气充溢于表，以致络脉中血液留滞，这叫重实；月亮无光时人体肌肉弱，经络空虚，卫气衰减，若用针刺就会扰乱气，叫做乱经。古人对这一种认识方法，我们在研究时不可

过于拘泥，应以根据病人病状及其具体条件，分别施治。

新内无刺，已刺勿内；大怒无刺，已刺勿怒；大劳无刺，已刺勿劳；大醉无刺，已刺勿醉；大饱无刺，已刺勿饱；大饥无刺，已刺勿饥；大渴无刺，已刺勿渴；乘车来者，卧而休之，如食顷乃刺之；步行来者，坐而休之，如行十里顷乃刺之；大惊大怒，必定其气，乃刺之。

(注) 1. 新内：刚性交以后。

2. 食顷：吃一顿饭的时间。

3. 行十里顷：步行十里路的时间。

〔语译〕凡是针刺应当注意以下禁忌：行房不久，不可针刺，针刺不久，亦不可行房；刚在发怒之后，不可针刺，已经针刺，亦不宜发怒；刚在疲劳之后，不可针刺，已经针刺，亦不宜过度疲劳；已经沉醉的人，不可针刺，已经针刺，亦不可醉沉；吃饱饭之后，不可即行针刺，已经针刺后，也不可立刻吃得过饱；过于饥饿的人，不可针刺，已经针刺，亦不可过忍饥饿；大渴的人，不可就刺，已经针刺，亦不要使他受渴；乘车来的病人，因久坐伤肉，让他卧在床上休息一顿饭的时间，再给他针刺；从远路步行来的病人，要让他坐着休息一下，相当于走了十里路的时间之后，才可针刺；过分大恐惧和大发怒的病人，必须使他的精神安定，才可以针刺。

凡刺者，脉乱气散，逆其荣卫，经气不次，因而刺之，则阳病入于阴，阴病出为阳，则邪复生。粗工不察，是谓伐形，身体淫泆，反滑骨髓，津液不化，脱其五味，是谓失气也。

(译) 1. 不次：不按次序的忘恩。

2. 伐身：残伤身体的忘恩。

3. 失气：丧失谷气的忘恩。

4. 脱其五味：五味：指饮食物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。脱其五味：也就是形容身体衰弱，难以接受营养物质的补益。

〔语译〕凡是上述十二种针刺禁忌的病人，都是脉气紊乱，正气耗散，营卫的运行失常，经脉气血，也不能循序周流全身；如果不顾这些禁忌妄行针刺，就会使浅表阳经病，深入到内腑；内腑阴经的病，由里出表，致形成内外皆病，以致正气衰而邪气复。粗率的医生，不加考虑，妄行针刺，可以说他是戕害病人的身体，结果使病人的身体过分损耗，甚至消耗骨髓，津液不能运化，身体衰弱，难以接受营养物质的补益，丧失了由五味运化生的神气，这就是叫做失气。

曰：愿闻刺浅深之分。曰：刺骨者，无伤筋，刺筋者，无伤肉，刺肉者，无伤脉，刺脉者，无伤皮，刺皮者，无伤肉，刺肉者，无伤筋，刺筋者，无伤骨。

〔语译〕黄帝问曰：愿闻刺浅刺深应如何分别？岐伯说：针刺的深度应根据病邪侵入下位的深浅来确定，应深刺的就要深刺，应浅刺就要浅刺，是以达到病位所在为准则，这是应该在操作时要遵守的。如应刺至骨的就不要浅刺以伤筋，应深刺筋的就不要浅刺以伤肌肉，应深刺肌肉的^{不要}浅刺以伤外层的血脉，应深刺血脉的就不要浅刺以伤皮；应浅刺的就不要深刺，如应浅刺皮的就不要深刺以伤肌肉，应浅刺肌肉的就不要深刺以伤筋，应浅刺至筋的就不要深刺以伤骨。

曰：余不知肝腧，願聞其詳。曰：刺骨无伤筋者，针至筋而去，不及骨也；刺筋无伤肉者，至肉而去，不及筋也；刺肉无伤脉者，至脉而去，不及肉也；刺脉无伤皮者，至皮而去，不及脉也。刺皮无伤肉者，病在皮中，针入皮无中肉也；刺肉无伤筋者，过肉中筋，刺筋无伤骨者，过筋中骨，此之谓皮也。

〔语译〕黄帝说：我不知道肝腧，愿闻其详。岐伯说：病在骨的，就应当直刺至骨，无伤及筋；若仅刺至筋，而不及于骨，因病不在筋，如是则徒伤其筋气，而骨病不愈。病在筋的，就应当直刺至筋，无伤及肉；若仅刺至肉，而不及于筋，因病不在肉，如是则徒伤其肉，而筋病不愈。病在肉的，就应当直刺至肉，无伤至脉；若仅刺至脉，而不及于肉，因病未至脉，如是则徒伤其脉，而肉病不愈。病在脉的，就应当直刺至脉；若仅刺至皮，而不及于脉，因病不在皮，如是则徒伤其皮，而脉病不愈。

再说刺皮无伤肉，是因为病在皮中，针刺在皮下就行了，不要再深刺至肉，使肉受伤。刺肉无伤筋，不要再刺过了肉深中于筋，使筋受伤。刺筋无伤骨者，是因为病在筋，针刺至筋就行了，不要再通过筋而深中于骨，使骨受伤。若是在刺的深度上越过了或者不足于应刺的深度，都是违反针刺原则的。

按：本段主要解释刺皮无伤肉、刺肉无伤筋等针刺的要领。说明了针刺的深度太过和深度不及，同样会损伤其他部位，这是临床上所必须注意的，医生本来用心很好，但由于手法的不当，收着相反后果，这是不应该有的事故，应竭力避免。

刺中心，一日死，其动为噫。刺中肺，三日死，其动为欬。

刺中肝，五日死，其动为穴（素问水语）；刺中脾，十五日死，其动为吞；刺中肾，三日死，其动为噦；刺中胆，一日半死，其动为呕。

〔语译〕心为一身的君主，若误刺中心，大约一日即死（在气为咽）其变动为噤气的症状。误刺中肺，大约三日即死（在气为咳），其变动为咳嗽的症状。误刺中肝，大约五日死，（在气为语），其变动为有音为语的症状。误刺中脾，大约十五日死（在气为吞），其变动出现吞噎症状。误刺中肾，大约三日即死（在气为噦）其变动多为噦噦的症状。误刺中胆，大约一日半即死，其变动为呕吐不止。

按：以上误中五脏的死期，其义难于理诤，同时在日数上与素问篇刺论，诊要经纶论上所说的日数不同，不知其中道理何在。

刺中膈，为伤中，其病虽愈，不过一^步死；刺跗上中大脉，血出不止死；刺腓股中大脉，血出不止死；刺胫中流脉，不幸为盲；刺客主人，内陷中脉，为漏为聋；刺头中脑户，入脑立死；刺肚腹出血为跛；刺舌下中脉太过，出血不止为瘖；刺^臂中太阴脉出血多，立死；刺臂下布络中脉，血不出为肿；刺足少阴脉，重虚出血，为舌难以言。

〔语译〕误刺中了膈膜，伤了膈膜和膈膜之间，病虽然是好了，不过一^步就死了；误刺足背上高起处的冲阳穴，内有动脉，便会流血不止而死亡。误刺腓股中的大动脉，必出血不止而死。

误刺舌下与咽喉、流通三脉，有时使人眼睛不举而为失明；误刺
足主人，深刺中脉，就会使人发生耳内漏（张氏素难云：
“眼主耳底，是为内漏”）和耳聋。误刺头中脑户穴，为深刺
此穴，入脑即死；误刺乳盖骨附近的穴而使之流出液体的，因
液出则筋失去营养，而使人为跛足；误刺^{手少阴}下之脉，为刺之太
深必血出不止，使人喉哑不能言语；误刺^{肾经}之脉出血，过多
立死；误刺足下散布的络脉，如血不出，血留于内，则肩肘发
肿；误刺足少阴肾经之脉出血，使肾气更虚，发为舌运动不便，
难以说话的症候。

刺郄中大脉，令人仆脱色，刺膻中陷脉，为喘逆仰息；刺
气街中脉，血不出，为肿鼠鼯；刺肘中内陷，气归之，为不
屈伸；刺脊间中髓，为伛，刺阴股中阴三寸内陷，令人遗溺；刺
乳上中乳房为肿，根蚀；刺腋下肋间内陷，令人欬；刺缺盆中
内陷气注，令人喘欬逆；刺少腹中膀胱，溺出，令人少腹满；
刺手鱼腹内陷为肿；刺膈肠内陷为肿；刺匡上陷骨中脉，为漏
为盲；刺关节中液出，不得屈伸。

〔语译〕误刺委中穴而过深或大出血，则使人晕倒脸色泛白；
误刺胸两旁的陷中下位，因肺居胸中，误刺则伤肺，使人发出
喘息，气逆，仰仰舌平反；误刺气街（又名气冲穴），而血不
出，将使鼠鼯下肿胀；误刺肘中下位的尺泽穴，使邪气内陷而
气结于内，则手臂不能屈伸；误刺脊椎中间的穴，而深中脊髓
的，会发生伛偻背曲的症候；误刺阴股下三寸处有肝经的五里
穴，此穴可治遗溺，若深刺而中其脉，反使人遗溺；刺乳上而
误中乳房，使气结不散，久则为肿为癰疽，使乳根下好聚虫蚀